



陶公村：家家枕着涛声睡

这里曾是范蠡与西施的诗意栖居地。

古人不见今时月，今月曾经照古人。当年神仙眷侣相依相偎的地方，一路走来，只觉亦真亦幻，亦古亦今。

陶公山上苍柏葱郁，云烟氤氲。山下的村落里，清末民国的老房子随处可见。雨檐回廊，水泉古井，青石板路，水上扁舟，自有一种青山隐隐，烟雨江南的况味。

记者 陈也喆 通讯员 杨古城/文 记者 王鹏/摄

1 湖中有山，山下有村

在宁波汽车东站，坐上901路公交车，便可抵达陶公村站。陶公村在东钱湖中央，是陶公山下最东边的一个村落。

陶公山，是延伸到东钱湖中心的山丘半岛。它北望殷湾，南眺韩岭。从空中看，状如大龟，横亘湖心。远眺，犹如一头半浮在湖中的水牛，所以别称伏牛山。

正是下午三时的光景，村里的老人们午憩后，闲适地下棋聊天，间或娴熟地织着毛衣。

“天要落雨喇。”老人背着手在狭窄的里弄里踱步，看了一眼灰暗的天，低飞的野鸟，风雨数十年，他们早已练就一套观四时晴雨的本领。

村里老年协会会长忻宝康是这些老人中的一位。他已经89岁了，身体硬朗，望过去只有60岁光景。也许是这一湖风光养人。他对村里的历史了如指掌，说起来头头是道。

“范蠡灭吴后，隐居四明东田湖，即东钱湖。”

这是忻氏家谱的序言。

相传春秋时期，越国勾践卧薪尝胆，打败吴国。大夫范蠡不慕虚名，帮助勾践成就霸业后，功成身退，与西施隐居于人迹罕至的伏牛山中。

也有一种说法，是范蠡帮助勾践灭吴后，越王开始杀害文种等功臣，范蠡认清“飞鸟尽，良弓藏”的现实，便与西施出三江，逐五湖，出逃到了这里。

第一种传说更诗意些，第二种说法有些仓皇失措，却更符合人性。无论如何，这一对有情人隐居于山中，想来是琴瑟相和，举案齐眉，渔樵耕织，悠然自得。

范蠡在此地教人制陶，赤手空拳的他，没过几年，竟然经商成巨富，如今依然有很多人奉范蠡为“商圣”。当地老百姓把范蠡当财神挂在门庭。宁波人还爱把范蠡当做是宁波儒商文化最早的代表人物。

清代甬上文士董沛有一首诗曰：

陶公山下水深深，苍覆渔矶树覆岭。绝对红颜容一舸，起家赤手致千金。秋风蔓草游鹿，寒月芦花浪打禽。闻说烟波曾置馆，旧时台榭费追寻。

“绝对红颜容一舸，起家赤手致千金”，也许就是范蠡的经商动机。繁华三千，我只为你嫣然一笑。这是一个关于财富与爱情的故事。

2 欸乃一声，网得鲜鳞

因为制陶成功，范蠡自号陶朱公。后人为了纪念范蠡，伏牛山被改名为陶公山，距今已有2500多年了。陶朱公后代繁衍，陶公村由此而来。

当年范蠡临渊垂钓的石台，被称为“陶公钓矶”，现已成为东钱湖十景之一。他还把垂钓的心血所得，著述成中国第一部渔业著作《陶朱公养鱼经》。

也许是得了范蠡的真传，抑或是这一方水土真的适合垂钓自足。早些年，陶公村人确实以捕鱼为生。

停泊在屋前房后的渔舟，是村民们捕鱼捉蚌的工具。“欸乃一声山水绿”，小舟轻摇，摇开碧波涟漪。鱼儿欢腾入网，是大自然最丰腴甘美的恩赐。

陶公村与利民村的交界处，如今尚有几家卖河鲜的摊位，以河虾、排鱼、螺蛳为主。活蹦乱跳的鱼，湿漉漉的，刚从烟波浩渺的东钱湖中捞起，透骨新鲜。

无怪乎清代李邕嗣有诗云：“此地陶公有钓矶，湖山漠漠鹭群飞。渔翁网得鲜鳞去，不管人间吴越非。”

村里还有约300人在自家门口的东钱湖景区上班。真是“门前系船水拍墙，家家枕着涛声睡”。

3 甬上忻氏，独盛一支

村里的老人拿出一本《忻氏家谱》，上面还绘有先祖范蠡的画像，说陶朱公后又改姓为忻。但是，忻姓人是否为范蠡和西施共同的后代，家谱中并无明确记载。范蠡改忻氏，也许只是当地的传说而已。

村外有一座石桥，名为“南安桥”。忻宝康说，南安是指福建南安，陶公村最早的族公是从福建南安迁徙过来的。

宋代时的陶公山下，仍然人烟稀少，仅作为渔樵往返的暂歇处。

元末明初时，原籍福建南安的忻安庆，在北方做过官，去安徽当刺史，最先迁入江南一带。他一生为民办事，勤俭自律，老百姓没有忘记他，为他修了一座庙。

此后，忻氏家族中，一个名叫忻颢的人从金塘迁往陶公山，发现此地茂林修竹，于是发族建村。至今宁波的忻氏基本都是从这一代衍伸出来的。

翻阅民国《鄞县通志》的“舆地志”氏族卷中，有一段介绍忻氏：“本族生产维持渔业，近年尚称发达。经商上海，亦颇有崛起者。故各家生计尚不至竭蹶。”又说：“商最多，渔次之，农又次之，学最少，间有出仕者。”

移步向前，被气派的忻氏宗祠所震撼。祠堂七进二间，背倚陶公山，面临东钱湖。祠前万顷碧波，浪拍岸边，高耸的风火墙，独领风骚。

至今宁波忻氏独盛，如果在宁波街头碰到一个姓忻的人，他十有八九是东钱湖陶公村人。

陶公村里，除了忻氏以外，许、王、朱、史、曹、徐、罗、陈、余、方十大姓，也聚居于这块风水宝地。

4 墙上有诗，诗中有画

村里沿湖有人家，户户都有下湖的埠头。有些人家至今还置有小舟，以打渔为生。

一条长达五里的狭窄老街依水围山绕村，与村里清幽的气质相称的是墙上的诗词。每走一段路，便会有一面墙，墙上历代诗人与词人对陶公山与东钱湖的赞颂。

“仙人偶下洞云深，对局弹琴坐碧岑。惆怅烂柯山寂寂，曾留片石到于今。”

忻宝康说，这首诗源于当地的一个神话传说。传说八仙过海时，曾在陶公山逗留观赏，又有两仙姑到此弈棋，却偶为牧童窥见。牧童见仙姑风骨不凡，不敢出见，直到仙人升空，云散雾云，才把天机识破。

“扁舟去稳似乘槎，眼瞥轻鸥掠浪花。绝爱陶公山尽处，淡烟斜日几渔家。”

这是陶公村人日常生活的写照，扁舟泛湖，亦渔亦樵，且吟且醉，几户人家，几缕斜阳，美得像一幅画。大概被仙人和诗人眷顾过的地方，总会沾染些仙气与灵气。村中数不清的小弄狭巷，犹如叶子的枝蔓，清新可爱，犹如一位捻须吟诗的老人，气质清隽。

墙上还有一首忻都公的诗：

草玄阁下任春归，燕子双双款竹扉。独向武陵长避世，只应鸥鸟共忘机。

万金湖上还垂钓，千仞冈头且振衣。老阅人间浑戏极，得建摩诘好相依。

陶公村人果真像这首诗里所写，世代亦农亦渔，耕读从商，倚靠一方润泽的湖水，深山烟霞，颐养天年。

专家点评

杨古城（文保专家，古村研究者）

文化的价值在于差异，古村落的特色和价值也在于差异性。文化的差异性就是文化的个性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基于现代科技的发展，造成世界文化的个性特色迅速消亡，及时提醒各国重视对有形和无形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。

宁波东钱湖陶公村就是一处很有个性特色的古村落。古村依山傍水，明清文化和近现代特色和谐共处。各个姓氏家族的文化，由一条绵长幽深的老街贯穿系连，村民选择各自的职业特性，在这个密集聚居的村落中生养劳作，较为完整保存着历史遗存的物态和无形的习俗、节庆和信仰，因此更具有古村独特而丰富的个性和魅力。

“诗意栖居，醉美陶公”，陶公村着力保护明清传统民居和民国时代商贸街市风貌，民居内现代文明设施悄然融入历史人文环境中，向世界展示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、历史与现代交相辉映的浙东又一历史文化名村。



陶公村中的雨檐回廊



南安桥



忻氏宗祠，背倚陶公山，面临东钱湖